

颓败与重生

「日」羽田圭介 著
王星星 译

スクラップ
アンド
ビルド

153^届
芥川奖
作品

这个世界很有趣
年轻人颓靡于喧嚣
老年人勃发于缄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创美工厂

颓败与重生

「日」羽田圭介 著
王星星 译

スクラップ
アンド
ビル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颓败与重生 / (日) 羽田圭介著 ; 王星星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057-3943-7

I. ①颓… II. ①羽…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6883号

SCRAP AND BUILD by HADA Keisuke

Copyright © 2015 by HADA Keisuk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reative Art,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ADA Keisuke,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0128号

书名 颓败与重生

著者 [日] 羽田圭介

译者 王星星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

6.25印张 78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943-7

定价 3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言下意总在故事外

2015年的两部芥川奖作品《火花》与《颓败与重生》，都是很好看的小说，都有一种越过文字的穿透力，得见生命的滑稽与哀伤，欲望和力量。

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凭《火花》获得芥川奖，一时间名声大噪，引得日本媒体热议，粉丝惊喜，仿佛搞笑艺人写出了纯文学，甚至得奖，是十分不可思议之事。其实，优秀的搞笑艺人多“根暗”，即外表无厘头搞笑，实则内向阴郁，并因而拥有丰厚的内心世界。又吉直树的同行，也是搞笑大腕且曾高居畅销书榜首的作家松本人志在随笔集《松本的遗书》中写过，什么样的人方可成为有水平的搞笑艺人或者作家？最重要的是“根暗”，因为这样的人内

心容易建立自己独立的世界。

又吉直树这部描写底层艺人生活的《火花》，讲述的是搞笑艺人德永遼迺比他大四岁的先辈艺人神谷，被神谷超越常识的鬼才吸引，二人成为互相鼓励但始终挣扎于底层的艺人。十年后二人都离开了艺人世界，一个进了普通公司，一个靠借贷度日。其间各种搞笑故事，满满的是对人之滑稽无奈的悲悯和自嘲。

与又吉直树同期获得芥川奖的羽田圭介则是一位极有天赋的作家，他出道很早，少年成名，17岁时就凭一部小说《黑冷水》获得2003年度第40届文艺奖，成为当时获得文艺奖最年少的作家。此后，他勤奋创作，笔耕不辍，写出不少优秀作品，近年来连续获得芥川奖、野间文艺新人奖、大藪春彦奖提名，2015终于斩获日本文坛纯文学“标杆性”的大奖——芥川奖。他的获奖作品《颓败与重生》描写老人护理问题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困扰，深刻反映日本社会老龄化的现状与诸多矛盾，个人认为比《火花》更有深度，更好看，更耐人寻味。对于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未富先老的中国人来说，阅读此书更有可能产生同理、同情、同忧之心。当下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困境，很可能明

天就会来临，我的同胞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颓败与重生》，写的是 28 岁的失业青年健斗与 87 岁的外祖父的故事。健斗原本与母亲生活，近来外祖父搬来同住。健斗每天在家自学，备考行政书士，并在网上投递求职信等待面试机会。母亲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祖孙俩。每天，健斗忍耐着外祖父频繁来往于厕所与卧室的拐杖声。每天，外祖父嘟囔着“真想死啊，真想快点死啊”。

《颓败与重生》，可说是两个世代之间的心理攻防战，正反映了日本社会眼下的矛盾与困境：经历了泡沫经济奢侈期并能拿充裕年金的老人，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生活窘困的青年，护理与被护理，年轻健硕与行将末路。新旧交替间的迂回攻守，落在日常点滴，折射尴尬人性。

以为外祖父真的活够了，健斗开始实施从做护理工作的朋友那里学来的方法，看上去无微不至的关照，实则是剥夺老人的自理能力。健斗想不落痕迹地帮助外祖父实现早死的愿望，但在这个过程中，健斗逐渐发现自己误会了老人的意图。

外祖父对不喜欢的食物说“太硬咬不动”，一转身却将更硬的点心吃个精光；健斗从外归来，开门瞬间只见黑

暗中外祖父“嗖”地从客厅回到卧室，并不需要拐杖；去日托老人院接外祖父，目睹他苍老的手贪婪地亲近年轻女护士的肌肤；外祖父独自泡澡险些在浴缸中无法起身，健斗去探望并将外祖父救出浴缸，外祖父一个劲地道谢。种种迹象终于让健斗看到，在无数次念叨“不想活了”和老人貌似了无生趣的日常生活之下，是外祖父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本能。

2015 年的两部芥川奖作品《火花》与《颓败与重生》，都是很好看的小说，都有一种越过文字的穿透力，得见生命的滑稽与哀伤，欲望和力量。

杜海玲

日本《中文导报》资深记者

颓败与重生

スクラップ・アンド・ビルド

窗帘与窗框的缝隙间漏入白光。

健斗把被子直拉过头顶，在一片昏暗中打了个大大的喷嚏。他今年患上了花粉症。六叠^①大房间的门与通风口明明闭得紧实，杉树花粉却还是钻了进来，引发了身体过度的免疫反应。健斗伸手去拿床头的纸巾，视线里再次映出一片发白的微暗空间。该是早晨了吧。然而不久前，自己被拐杖拄地的声音唤醒时，入眼的光景也如眼下一般。还是说，先前的记忆其实是昨天早晨呢。健

① 叠：面积单位。六叠即指六个榻榻米大的面积。普遍来说，一叠约为1.65平方米，从实用面积上看，一叠约为1.62平方米。但在日本不同地区，一叠的具体大小也有所不同。

斗捋清零零散散的时间记忆，确信那无疑也是今天的事情。他看了看钟，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

走出朝北的六叠居室，过道对面的房间关着门。今天周二，不是日间护理日，日光灯也没开，觉不出一丝人气。健斗走过玄关和浴室，进了起居室，然而这里也不见一个人影。明明身处同一屋檐下，外祖父却除了走路外再不发出其他声音，灯也不开，好像并不存在一般。健斗也是最近才习惯了他的烦闷。餐桌上放了个饭团，是去上班的母亲事先做好，留给外祖父中午吃的。起居室与隔壁的房间都透过朝南的落地窗采光，房内正是一天中最暗的时候。正对着窗的斜坡传来马路上的各种噪声，不知道还在不在下雨，反正刚才还下着。健斗打开灯，眼睛被突如其来的光线晃了晃。他打了个喷嚏，擤了下鼻子，坐在人造革的沙发上。今早的一沓报纸和宣传单还没人碰，就那么放在矮桌上。左右没事可做，就先瞄瞄报纸好了，健斗想。外祖父像是对自己的闲人身份有自

知之明一般，在未经一直住在这里的母亲与健斗同意前，他什么事都不会去做，这种空有一副躯壳的样子令健斗感到没劲。健斗打开电视，接近无声的空间里响起女人的说话声和电子音乐声。电视里正在放减价促销广告，广告放完后，顶着一堆莫名头衔的时事评论员们又说起话来。打开电视还不到一分钟，视觉、听觉就被搅得乱七八糟。这种感觉对辞职以来生活节奏乱了套的健斗来说，俨然成了良药，能令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早晨的存在。

健斗原本就有慢性腰痛病，大概是因昨天演奏会上出卖体力的临时兼职，他的腰痛愈加严重，坐着都难受。辞职七个月以来养成的睡回笼觉的习惯大概也不太好，使他又患上了头痛。健斗拿过那沓报纸和传单，随意躺在沙发上。他只浏览了报纸的电视栏目和社会版面，之后又翻了翻色彩丰富的宣传单，最后看到一张黑白印刷的纸。那是自治会发放的宣传单，呼吁老人注意开车安全。不到一个月前，在开放入住已有四十年的新市区内，健斗居住的多

摩住宅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位八十多岁的女性驾驶的小型汽车失去控制，撞飞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三个行人，车也猛撞在住户的院墙上。三个行人中，一名小学女童死亡，余下两人受伤，驾驶者本人也身受重伤，陷入昏迷，被送入了医院。那一日，全国的新闻都报道了这件事。

健斗用冰箱里做好的饭菜对付过早饭，把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然后再次躺回到沙发上。腰已经够疼了，眼睛和鼻子又深受杉树花粉所扰，再加上头痛症状，健斗无法投入行政书士^①的备考学习，那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上网、看电视电影等耗费眼力的事情也没法做，腰不行，又不能运动。这么一来，健斗能做的事实在太过有限。要是见见人，大概多少也能忘掉身体上的不适，然而小他四岁的交往对象亚美今天也要去奥特莱斯商场

① 行政书士：日本的一种职业，为个人或公司制作、提交各种需要上报政府机关的文件材料，代办多种手续。包括车辆登记、公司营业许可、签证更新等。

里的 DC 专卖店上班。每隔几小时，上厕所的外祖父拄着铝制拐杖的声音就会响起。健斗的睡眠变得轻浅悠长，不过他已经睡足了九个半小时，因而也并没有什么睡意。

只能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的生活简直是活生生的地狱，健斗想。毕业后从事汽车经销的五年时光中，为处理各种纠纷四处奔走，被有好感的异性给予无情对待，等等，那些有着实实在在辛酸与痛苦的日子反倒更有意思。

就没什么事情是我这个不顺到极点的人能做的吗？看着电视的健斗想道。痒痒的，如同罩上了一层薄膜般模糊的视野里，数字画面却异常清晰地蔓延至屏幕四角，过多的信息量看得健斗难受。健斗关掉了电视。随之而来的寂静中，外公的形象在健斗脑海里闪过。外公过去还时常看看相扑直播，现在也基本不怎么看了。健斗站起身。如果和这个同样无所事事的人说说话，自己的时间也算用到了正经地方。

健斗敲了敲外祖父的房门，没等回应就走了进去。

他一眼就看见躺在铁管床上的外祖父，外祖父把整张脸望向他，像是准备起身。堆了好几层的被子只在中间有一个一米多长的突起，看不出是盖在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上。

“早上好。”

听到健斗的问候，外祖父慢腾腾地动起身来。健斗没有过多理会，他走到窗边，把只拉了一半的粉色遮光帘左右拉开。不开灯可以说是为了省电，但窗帘都不拉开，只会让房间更加憋闷。健斗用指尖掀开蕾丝窗帘，向外望去。透过这个房间，只能俯瞰到停车场与栅栏那边的轨道，连马路上的噪声都听不见，也无从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窗边一角的学习桌上铺了些像是整理到一半的衣服。桌子与铁管床间隔了个书架，书架的上下层还放着一些三年前出嫁的姐姐留下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书本，中间是外祖父放进去的各种药物和零碎物件。姐姐走后，外祖父住进了这个家里。他带来的东西大都是药

和衣服，光是衣服就装了三个行李箱。

外祖父挪开堆得翻不了身的被子，坐起上半身，慢慢把穿了袜子的脚放到地板上。惯常一脸苦相的老人抚着腰，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他的脊背弯成一道圆弧，没了S形线条。

“你今天不出门吗？”

“嗯。昨天去做了兼职，今天是在家学习的日子。”

“啊，是这样啊。”

外祖父说着，把抚在腰间的右手放到左肩揉起来。

“肩膀很酸吗？”

外祖父穿了好几件深色的棉质长袖和半袖，颜色像是特意选的，很不起眼。棉质的繁复套装太重了，穿起来大概会让他的肩酸更甚。母亲买的毛衣和羽绒服，外祖父从来都不穿，他不理解利用空气层保温的科学思想。外祖父是向来如此，还是后来才变成这样的呢？只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健斗自然无从知晓。更何况与外祖父

的真正交流是始自七个月前，那时健斗辞去了业务繁重的二手车经销工作。

“很冷吗？”

“你只穿了一件？”

健斗点点头，他上身只穿了件知名服装连锁店出的新质地圆领长袖T恤，下面穿了条衬里抓绒的冲锋裤。三月上旬还很冷，但在室内，穿这一身也足够了。健斗打了个喷嚏，用放在枕边的纸巾擦了擦鼻子，然后靠着有门的那面墙坐下来，面向外祖父。

“我不觉得冷。”

“是吗。”

“您也太怕冷了，整天净念叨着冷啊、腿疼啊什么的。”

外祖父揉完肩再揉小腿肚的动作，还有嘴里念叨的话语，每隔几小时总会反复上演。

“您是不是到夜里三点还睡不着，好容易要睡了，又被母亲叫起来吃早饭。”